

世界文藝名著

從兄蓬斯

巴爾扎克選集

穆木天譯



通書局印

著名學文界世

集選克扎爾巴

斯蓬兄從

著原克扎爾巴

譯天木穆

Le Cousin Pons
Honoré de Balzac

版出局書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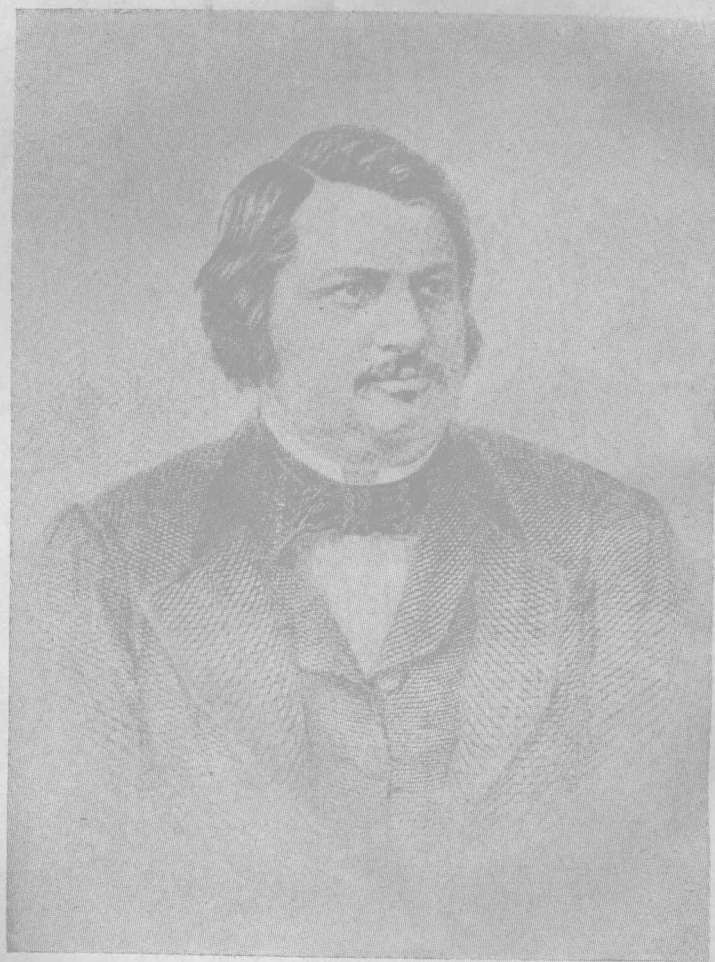
從 兄 蓬 斯

一九五一年五月版

每冊人民幣三萬三千元

原 著 者	譯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所
Honoré de Balzac	穆 木 天	上海(5)中州路二號 文通書局 代表人 華問渠	上海長沙昆明 文通書局 貴陽重慶成都

★ 版 權 所 有 ★



巴爾扎克像
路易·勃朗及作

譯者的話

「從兄蓬斯」，是巴爾扎克最後一篇被完成了的偉大長篇。在「人間喜劇」裏邊，「從兄蓬斯」，是那幾篇最完整的作品之一。可是，在我覺得，在「人間喜劇」裏邊，除了「勾利尤老頭子」之外，只有這一篇「從兄蓬斯」，最使你在讀的時節，在心裏起了一種作品的完整之感的。也許，在「從兄蓬斯」裏邊，會缺少一點在巴爾扎克的有些作品中所有的那種壓倒的迫真力，那種可愛的浪漫味，和那種光耀的幻想的麗惑，可是，在那些作品裏邊所常常見到的，作者的那種津津自得的議論，那種神氣十足的說明和那種繁瑣膩人的描寫，以及那種混濁的，不愉快的印象，也是沒有的。我以爲，「勾利尤老頭子」，和「從兄蓬斯」，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的最完整的兩個長篇，可是，在「從兄蓬斯」裏，有一種在「勾利尤老頭子」中所感覺不到的澄清之感。就完整和澄清之點來說，「從兄蓬斯」有牠的獨具的特徵。

自然，同「人間喜劇」中其他作品一樣，「從兄蓬斯」是十九世紀上半法蘭西社會之真實寫照，是有歷史以上的真實性。「從兄蓬斯」，是「窮親戚」的第二段插話，是「從妹貝德」的姊妹篇，是「七月王政時代」的，法蘭西社會的忠實反映，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巴黎生活的悲慘而生動的畫面。在公民王路易·腓立浦那個時代裏，新的金融資本主義日趨膨脹的那個時代裏，巴黎社會中起了怎樣

的變化，在那一種社會的變化中，產生了什麼樣的悲劇，在「窮親戚」裏邊，我們可以看到。在金錢那個無言的王者獲得了絕對支配權的那個時代裏，在同一家族的人們中間，由於社會地位不平等，會產生什麼樣的悲劇呢？這就是巴爾扎克在「窮親戚」中所要研究，表現的問題。「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這兩部巨作的基本主題，就是由於社會的以及精神的構造上互相不同的兩個集團的衝突，在「七月王政時代」，即十九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在巴黎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沉痛的悲劇。

「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是互相成為對比的兩篇作品。對於在舊新社會的變遷中，在新的社會得到決定的勝利中，——這一種勝利由於從凱撒·比羅圖到安瑟勒謨·保頓諾的商人的地位的變遷上，可以看到，——在窮親戚和富親戚之間所發生出來的悲劇，巴爾扎克從兩種不同的方面，作了他的觀察。在「窮親戚」的獻詞中，巴爾扎克寫着說：「……這兩段素描，構成了同一事實的兩個永久的面相。『人間是二重的』，我們的偉大的畢風曾經說過；可是，為什麼不可以接下去說：『事情是二重的』呢？一切是二重的，連德性都是二重的，因此莫利哀永遠是提示着一切的人間問題的兩面……我這兩篇小說，是無獨有偶的對稱物，如同是異性別的雙生兒一樣。」（參看拙譯「從妹貝德」。）「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在事件的進行上，和在主要人物上，可以說毫無關係，但是，在主題上，這兩篇小說，則是無獨有偶的對稱物。從妹貝德，由於自尊心被傷損，陰謀復仇，把她的從姊愚妻男爵夫人家裏給破壞得亂七八糟，相反地，從兄蓬斯，受到了德·馬爾維勒夫人的虐待，始終緘默忍受，以德報怨，以至苦痛而死，同樣地是家族崩潰的悲劇，但是，那是同一事實的兩個面相。

巴爾札克是在廣大的社會環境之中研究和描寫了那一種悲劇的事實的。

由於家族崩潰所產生出來的那一種悲劇，是「從兄蓬斯」的主題，但是決不是「從兄蓬斯」的唯一的主题。偉大的巴爾札克並不僅僅追求單一的主题。他好把種種的問題混雜在一起而加以處理。在「從兄蓬斯」裏邊，巴爾札克不止研究和表現了窮親戚和富親戚的糾紛，而且，他更研究和表現了理想的友情。在「幻滅」裏邊，他描寫了兩個青年詩人的純真的友情，在「從兄蓬斯」裏邊，他則描寫了兩個老年音樂家——一個是法蘭西人，另一個則是德意志人——的純真的友情。那兩個「胡桃夾子」，那兩個社會的犧牲品，那種在窮苦中共同扶助的情景，真使人不勝感動之至了。其次，巴爾札克，由於他的精密的觀察，更注意到了，在社會中的人的微妙的轉變過程。準着本能而行動的，一個消極的好人，由於意外的利益和幸福的誘惑，是如何地容易地轉變成為無惡不作的壞人，在看門的女人奚保太太身上，我們看到巴爾札克的極美滿的表現了。巴爾札克，在奚保太太的描寫上，對於她的性格的變化，作了極精密的分析，對於她的心理意識，作了極微妙的報告，那確值得我們驚異。巴爾札克的，精微的注意和分析，更使他了解到是怎樣地一種極無足輕重的小事實可以惹起極重大的結果。從兄蓬斯，由於愛好美食，以致造成了自己的毀滅。這種精微的因果關係的注意，因果關係的，有機的連繫，是巴爾札克使他的小說能夠發生最大藝術效果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巴爾札克在「從兄蓬斯」中，就是能够很巧妙地把種種複雜問題混雜在一起，而與以圓轉自如的處理。

「從兄蓬斯」，我們知道，是巴爾札克的後期的最代表的作品之一。不止是在主題的處理上，而

且在故事的開展上，在人物性格的描寫上，他都盡了他的圓轉自如的能事。在「從兄蓬斯」裏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他的前期作品中所沒有的成熟。在「從兄蓬斯」中，有前期作品中所沒有的雄大的構思，他以圓轉自如的態度，接觸了一切社會問題，在文章方面，我們一點都不感到有散漫和冗長的缺點，好像在平原上的長江巨河一樣，有無往而不自得的樣子。而且，他的創作的公式，他的背景人物故事的三段構成法，已運用到極成熟的地步。由於人物列傳的連續而構成故事的情節的那種手法，是已被運用到極靈活的地步。在「從兄蓬斯」中，至少，包括着五六個人物的完全傳記，然而那是一點都不換散讀者的興味，相反地，却更能給與作品以一種强有力的現實感。在人物的描寫上，巴爾札克不止很驚人地描寫了那兩個老音樂家，而且很驚人地描寫了他們周圍的人物。對於暴發戶卡繆索一家，以及看門女人奚保太太，和陰險狡詐的公證人和貪慾無情的古董商人，等等，巴爾札克都可以說是作了他的驚人的表現。自然，樸素，親切，真實，祇要你把「從兄蓬斯」一路讀下去，你隨時暗地會感到。處處，你可以感到一種親切的真實。

巴爾札克，由於生活，觀察，體驗，而創造了「人間喜劇」這部偉大的作品。好像，在「從兄蓬斯」中，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到他的生活，觀察，和體驗的深度和寬度。我們從這篇「從兄蓬斯」中，可以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真實，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因為「從兄蓬斯」是「人間喜劇」中的一篇最深摯的人間悲劇，是一篇豐富的，喜劇的悲劇。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寫於桂林觀音山，穆木天

「從兄蓬斯」書中主要人物表

桑勒完·蓬斯 (Sylvain Pons) ——六十歲的老音樂家。在羅馬學院復興之際，法蘭西國家學術院所褒獎的第一位作曲者。所作的羅曼斯，在一八一五至一六年之間，曾流行一時。二三齣的歌劇和一些樂曲的作者。以後，在市井劇場中，作樂隊指揮。兼女子學塾的音樂教師。相貌醜陋。酷愛美術品。是一個有名的搜獵家。每日在市井中踴躍躡躑地從事藝術品的搜集。好美食。德·馬爾維勒庭長的親屬。德·馬爾維勒，保頓諾等家的食客，但，並不受人歡迎。因同德·馬爾維勒家關係破裂，憂病而死。

徐慕凱 (Wilhelm Schnucke) ——德意志的音樂家，鋼琴家。爲人天真，好冥想，對於一切滿不在意。一八三五年，同蓬斯相識，成爲蓬斯的唯一摯友。高迪沙爾劇場的樂師兼抄譜者。蓬斯的全部受遺者，但遺贈結果被馬爾維勒夫人所剝奪。蓬斯死後不久，也因憂成病而死。

奚保 (Cibot) ——蓬斯和徐慕凱寓所的看門人，裁縫師，窮苦，正直，無儲蓄。爲呂芒南克用毒藥害死的。

奚保太太 (Madame Cibot) ——奚保之妻。原本是卡德蘭·卜勒飯店的剝牡蠣女工。美人。無信仰者。對於宗教漠不關心。由于正直，爲蓬斯和徐慕凱司理家務，包辦伙食。後爲呂芒南克等加以利誘，成爲很壞的女人。爲的謀取蓬斯的古董，是盡迫害的能事的。夫死，嫁呂芒南克。

保頤諾伯爵 (Anselme Comte Popinot) —— 舊日的凱撒。比羅圖香粉店的店員，以後，由於經營藥行生意而致富。七月革命後，作了大臣，兩次入閣爲商相。衆議員。貴族院議員。愛好藝術品。爲蓬斯的東道主之一。以後，同德·馬爾維勒家結親。迫害蓬斯。

高迪沙爾 (Gaudissart) —— 舊日的行商員。保頤諾伯爵的好朋友。市井劇場的監督。在商業上，有獨特的才能。

徐瓦卜 (wilhelm Schwab) —— 青年笛手。德意志人。由於他的介紹，蓬斯認識了卜律芮爾。

卜律芮爾 (Frederic Brunner) —— 德意志的法蘭克佛爾·蘇爾·麥因人。浪子。徐瓦卜的朋友。

由於忽然得到了父親的一筆巨額遺產，要開設一所銀行。蓬斯給他同賽奚勒·德·馬爾維勒小姐提婚，未成。

風万諾太太 (Madame Fontaine) —— 女巫。她的占卜，是決定了奚保太太的運命的。

卡繆索 (Cannusot) —— 巴黎市董事會董事，製造業者評議會評議員。以後作了貴族院議員。娶了蓬斯家的女兒。

卡爾都 (Cardot) —— 舊日的公證人，巴黎市區長，國會議員。

卡繆索·德·馬爾維勒 (Cannusot de Marville) —— 卡繆索的元配的儿子，蓬斯家的外甥，巴黎高等法院庭長。無能法官。一個在妻子支配之下的男人。

卡繆索·德·馬爾維勒夫人 (Madame Cannusot de Marville) —— 庭長之妻。查禮十世的親衛

曾提利央的女兒。是一個很壞的女人。因蓬斯介紹卜律芮爾和她的女兒結婚未有成功，迫害蓬斯。蓬斯死後，她從受遺人徐慕凱手裏，奪得了他的遺產。

賽奚勒·德·馬爾維勒小姐 (Mademoiselle Cecile de Marville) —— 庭長的女兒，二十三歲，待字閨中，欲嫁不得。由于蓬斯的介紹不成，因嫁于保頓諾老爺。低能而粗俗的女性。

呂芒南克 (Remouneque) —— 法蘭西的奧維爾涅人。破銅爛鐵商人。狡猾，貪吝，希圖作大古董商人。爲謀奪蓬斯美術品的一個主動的人物。謀殺了奚保，娶過來他的妻子，開設了一個大古董店。想毒害其妻子，但，自己則誤飲毒而死。

愛利·馬古斯 (Elie Magnus) —— 猶太人，古董愛好者，搜集家，退隱了的古董商人，古董價格鑑定者。貪吝。蓬斯的美術品的謀奪者之一。

蒲蘭醫生 (Docteur Poulain) —— 街區裏的窮醫生，短褲商人的兒子，區公所의 醫生。獨身。同奚保太太合謀，奪取蓬斯遺產。由于幫忙德·馬爾維勒夫人搶到蓬斯的遺產，而作到了三百盲人院的醫生。

福雷葉 (Fraissier) —— 律師。蒲蘭的友人。同蒲蘭勾結，奪取蓬斯的遺產。他一方面代理奚保太太，一方面代理馬爾維勒。他盜取了蓬斯的遺囑，作出來各種欺騙的行爲。由於馬爾維勒的保護，作到了治安法院推事。

馬得林·維維 (Magdeleine Vivet) —— 德·馬爾維勒夫人的女僕，是一個又乾又瘦，酒糟顏色，

蛇身的老處女。由于欲嫁蓬斯不得，而迫害蓬斯。

卜里斯吐 (Heloise Brissetout) —— 高迪沙爾劇場中的首席歌舞女優。

陶皮那爾 (Topinard) —— 劇場的一個窮苦的僱傭人。蓬斯死後，在徐幕凱之外的唯一的哭蓬斯的人。

目錄

譯者的話.....一

書中主要人物表.....四

從兄蓬斯.....四九

註.....三

巴爾扎克像(路易·布朗及作).....卷首

插圖三十一幅(Ch. Huard 作圖 P. Gusman 木刻)

從兄蓬斯



在一八四四年十月裏的一天，傍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一個年紀有六十歲，而被衆人認爲比那個歲數還要大的人，沿着義大利人街走着，高傲地低垂着鼻子，一副造作樣子地緊閉的嘴唇，如同是一位剛剛作好了一件美滿的生意的商人，或者是，一位從一間女人的閨房出來自鳴得意的獨身的男子一樣。那一種樣子，在巴黎，是一個人身上的那種自己滿足的感情的很明顯的最高度的表現。從老遠的地方一畝望見那一個老人，那些每天每天坐在椅子上上邊，專專分析過往行人以作消遣的人們，都要在他們面容上流露出那種爲巴黎人所特有的微笑來，而，那種微笑是說出了很多很多的笑罵的，嘲弄的，或者是，同情的事物的，可是，爲的使那些對於一切的可能景象已經見慣了的巴黎人的面孔能夠生生地躍動，那些對象則必須是那極稀有的，活的珍奇品了。只用上一句話，就會使人了解到，那個老人的考古學上的價值，和那種如同音似地在所有人的眼睛裏互相反復着的微笑的

理由。人們向着那位由于他的機智而有名的名優伊亞散特^①問說，他的那些頂令全場人一看見就會捧腹大笑的帽子，到底是令人從什麼地方作來的，那他就回答說：「我並沒有叫人家給我作呀，我是把牠們好好地保存着的呀！」哎！可是呀，在構成了巴黎的大劇團的那無數的優伶之中，是可以遇到一些無知無識的伊亞散特，他們在他的背上都保有着某一個時代所特有的滑稽，而，當着您，飲吞着由于一位過去的朋友的背叛而造成的一種辛酸的苦痛，散步的時候，他們如同整個的某一個時代的化身似地向您顯現出來，要使您快活得哄然大笑一陣的。

在他的服裝的某些細部上還都是對於一八零六年的時興保有着忠實，那一個過路的行人，並沒有過度地成爲了漫畫，而令人回憶起帝政時代^②來。對於那些觀察家們，那種精微，是使那一類的喚起成爲極端地可珍貴的。然而，那些細微點的總和，要求着那些溜溜蹣蹣的鑑識家們所稟有的那種分析的注意；而，爲的激刺出來遠處的人的笑起見，那一個過路的行人，必得呈示出來，如人們所說的那樣似地，把人的眼睛掘穿了了奇形怪狀，而演劇者，爲的確保他們的出場的成功，則是在尋求着那種樣子的。那一個老人，是又枯又瘦，在一件白金屬扣子的發綠色的衣服上邊，穿着一件榛子色的斯賓塞短外套呀！……在一八四四年，一個人，穿着斯賓塞短外套呀，那就啊，就如同拿破崙竟能

復活了兩個鐘頭呀。

斯賓塞短外套，如同牠的名稱所指示出來的那樣，是被一個毫無疑義地以他的美麗的身軀而自豪的英國爵士所創案出來的。在阿密安和議⁽⁴⁾之前，那一個英吉利人就解決了使那種駭人的馬車夫外套能遮蓋住人的上身而不會由于牠的重量把人的軀體壓壞的那個問題，那種馬車夫外套，到了現在，終於就到了年老的馬車夫的背上了；可是，因為身軀細緻的人終歸佔少數，那種斯賓塞短外衣，雖然是英國人的創案品，而牠在男人身上的時興，在法蘭西，也不過閃動了很短的時期就過去了。一歐見那件斯賓塞短外套，那些從四十歲到五十歲的人們，就要在心裏給那位先生重穿上一雙反捲邊的長靴子，一條飾着綴帶結子的淡綠顏色的開絲米的短褲，而又重見到自己穿在自己青年時代的服裝裏了！那些年老的女人們，就要又記憶起來她們那些所征服的男人了！至於青年人們呢，他們就會要互相地問，為什麼那位老年的阿勒西拜德給他自己的外衣割了尾巴。⁽⁵⁾一切都同那件斯賓塞短外套非常稱合，所以您可以毫不躊躇稱呼那個行人爲帝政時代人物，就如同人們說一件帝政時代的傢俱一樣；可是，他僅僅對於那些認識到，至少眼見到，那個宏壯華麗的時代的人們，象徵着帝政時代；因爲，那要求着對於各種時興有某種程度的記憶上的忠實。帝政時代已經跟我們相距甚遠，所以，世上的人們已經不能夠在牠

的那種高爾·希臘式的現實中把他想像出來了。⑥

戴到後邊去的帽子，幾乎露出全部的額顱，帶着當年文官和市民試着要去同武人的態度相抗衡的那種氣概不可一世的樣子。而且，那是一頂拾四個法郎的駭人的緞子帽子，在他的內面的邊緣上，大而且高的耳朵給擦上了發白的痕印，用刷子怎麼樣去刷都刷不掉的。緞子的紋理，如同常有的那樣，在厚紙型上，並沒有張好，在有些地方就摺成了綹紋，而，不管人的手每天早晨怎麼在上邊撫按，牠瞰着總像是長了癩病似的。

在那頂快要掉下來的帽子下邊，擴展着一副只有中國人才能為他們的偶人創案出來的那樣的滑稽而可笑的面容。那一副寬的臉面，像漏杓一樣，盡是洞孔，在那些窪坑裏生出了陰影來，而，如同羅馬人的假面似地挖刻着，否認了解剖學上的一切的法則。人的視線一點都感不到那裏邊有骨頭架子。在構圖上要求有骨頭的地方，肌肉就呈露出來膠質的組織，而，在面容上通常表露着凹窪的處所，則被柔軟的肉疙疸所包圍着。那個壓踏得如同南瓜一般的，被那雙上邊沒有眉毛而只有兩條紅線的灰色的眼睛給弄得很悽愴的，古怪的面孔，被一個唐吉訶德式的鼻子⑦給瞰制着，就如同一塊平原被一個漂石所支配着一樣。那一顆鼻子，如同塞萬提斯⑧所必然要指摘出來的那樣，表明着，那一個人的生來的氣質，對於偉大的事物具有熱誠，而且那很容易流為輕信。他的那種醜陋，雖